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山水情 第二十一回 求鳳遂奉命榮登任

華堂開選，冰人傳語，才子佳人進步。瓊筵綺席喜相逢，更勝卻登科無數。紅顏似畫，歡情如酒，鳳管鸞笙相助。兩情正洽赴瓜期，去永享皇家祿作。

右調寄《鵲橋仙》

卻說那素瓊小姐，虧這旭霞的仙丹來醫好，這段快暢念頭，已是不消說得；更遇吉彥霄於中撮合，得與才子締了秦晉。三年向慕之私，一旦遂其志願，竟丟開了愁緒，不去胡思亂想。正在那裡心中暗禱，要打點繡個鳳枕鴛鴦，恰好春桃在外，欣欣然的進來道：「小姐，老夫人方才教人去擇了成親吉日，明日要差人送去。聞說止隔得數日矣。小姐該做些要緊針線了呢。」素瓊道：「我也如此思想。你替我繡了兩副枕頭，待我自繡被心罷。」春桃聽了吩咐，去取出？來，上了繡子，復將絨線配勻了顏色，與素瓊對坐窗前，雙雙刺繡。

正繡得熱鬧之際，素瓊乃對春桃道：「我自從三年前同你繡了鄰家這幅做親生活，因這日那花嘴來，心上有些不快，丟了手，直至今日，覺得手中生荊棘來。」春桃道：「這幅生活，小姐患病之後，他家來催得慌，是我做完拿去的。」素瓊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春桃道：「我細想，小姐倒虧這一場病，今日原得與風流才子作配，力也不吃，做個現成夫人。不然，竟被那包說天哄去，做了膏粱俗子之婦，如今這衛老爺回來訪著了，難道不要氣死？我這裡聞得他榮貴還鄉，尚屬未娶，不要說小姐難存濟，就是小婢也要悔恨一番。」素瓊道：「倘我不生病，有人家說成了，我自然立志堅牢。原拚卻一死的，怎肯胡亂去錯配小雞！」

兩人正在挑繡忙迫、言談親切之際，只見碧霞走將進來道：「老夫人叫春桃姐出去，問些什麼置貨物件，明日絕早要往蘇州去的。」春桃收拾了針線，忙忙的走到外廂，老夫人喚進書房去，一個說，一個寫，足足裡寫了半日，才得完了。

春桃進房去，恰值抵暮了。素瓊問春桃一番，見得房中漸漸暗起來了，喚春桃出去點火進來，挑起銀口，坐於椅上，思想那仙丹包上四句詩兒，遂一句句如彥霄解說，都會意出來，乃贊歎道：「原來我與那衛生的姻緣，是早已定在他掌握中的了。」春桃聽了素瓊之言，問道：「小姐何以知之？」素瓊乃將這四句詩來，細細解說與春桃聽了。春桃遂恍然大悟道：「如此說起來，他的漂流三載，小姐的患病千日，俱是天意羈遲這樣一個大數在裡邊！」坐至更餘，春桃服事上牀去睡了。正是：

芳心暗數佳期近，怎得莊周蝶夢成。

到得明日起來，那老夫人將這吉期、置貨帳，都交付與兩個能事的老僕收了，下船而去。到了蘇州，那老僕先將吉日送至吉彥霄家去了，即到閨門置了雜貨，買就綾絹，歸來交付與老夫人。檢點明白，隨喚家人叫齊五色匠作，來家分派停當，鬧轟轟的造作器皿、衣飾了。不題。

卻說那吉彥霄領了姑娘之命，將這送來的吉期喚個家人拿了，一徑到卿雲家來。恰好旭霞回山去了，遞與卿雲。卿雲接來一看，乃道：「吉日這樣近了，也要支值些事體。家表弟又不在此，怎處呢？」彥霄道：「吾兄可作速差一尊價，去請他到來才好。」卿雲道：「來朝當發舟，去接他至舍。」吃過茶，彥霄別去。

到得明早，喚家人引舟而去。宿過一夜，傍晚之間，旭霞喜色滿容的到來。那時，一家至戚相敘，商量整頓了幾日。凡一應做新郎所用之具，俱是為母舅者主張，十色完備了。

至迎親之日，彥霄袖了這把畫扇到來，卿雲設宴款待。正觥籌交錯之際，彥霄於袖中取出這扇，敬與旭霞道：「前日題和執照奉還了，年兄自去負荊面請了罷。」旭霞接在手裡，乃道：「年兄前云令表妹已留下了，何得今日又在兄處呢？」彥霄道：「前者小弟這番說話，只因向日見了年兄芳姿遺照，道是情癡之極，故敢相謔耳。家姑娘處，仙丹靈驗之日就允的了，今日是乘龍之期，恐兄到家表妹前對語起來，所以完璧歸趙耳。」旭霞道：「這段姻親，承年兄曲為玉成，豈不感激厚恩？但何可相契似兄如此惡耍？這幾日，幾何急死了小弟！」彥霄道：「聞得令表兄亦先為構辭嚇過一番的了。」旭霞道：「原來你們兩個是一黨的。」

說罷，遂袖了扇子，乃道：「專怪兩位暗地取樂小弟，各要罰金谷酒數，奉答雅情。」卿雲道：「我便領命，竟飲三杯罷。彥霄兄替你玉成了姻事，也可將功蓋愆了。」旭霞道：「既是表兄說人情，吃了兩杯罷。」說畢，出席將巨觥篩來敬上。彥霄飲了，乃道：「小弟也要奉旭霞兄兩杯。」旭霞道：「有甚差處受罰？」彥霄道：「也專怪兄會做芳姿遺照，一定要飲的。」旭霞只得默受而飲了。又共呼盧擲色一回。

恰好迎親的到了，在外大吹大擂過三通，開了正門，隨行逐隊，擁上廳來。分班立定，請杜老封君出去，叩頭畢，然後排筵款勞，也自傳杯換盞一番。歇了，掌禮傳事。旭霞換了烏紗帽、虹員領，簪上兩朵金花，拜謝了杜家一門至戚。卿雲、彥霄也更了公服。那時，三個一齊上轎，出門而去。你道好不榮耀！正是：

人生世上誰雲樂，大登科後小登科。

不題。

卻說那老夫人自發迎到蘇州去了，在家支值得齊整非常，真個是：玳筵前，秀楚寶鼎；繡簾外，彩結雕簷。屏開金孔雀，褥隱繡芙蓉。那老人看了，也覺喜不自勝。

不一時，鼓樂喧天的到來，先是彥霄出轎，進去商量過，到外邊來，於轎中迎出卿雲作了揖，拱入後堂吃茶去了。廳上打點結親，樂人吹播起來。掌禮的請齊兩位新人，赴單交拜過天地，復去請老夫人出來受拜過，又去請卿雲、彥霄來見了禮，遂送入洞房，去做花燭。掌禮的執壺敬酒上筵，唱一調《滿庭芳》，詞云：

紅粉佳人，青錢才幹，仙丹撮參商。屏開射選，中日遂成雙。合巹芳閨綺宴，獸爐將蘭麝為香。分明是、蓬萊閭苑，仙子降華堂。人生此際，駕禽鳳枕，得遂鸞鳳。願螽斯蟄蟄，熊夢呈祥。官至封侯拜將，壽比滄海長江。從今始、夫榮妻貴，瓜瓞永綿長。

掌禮唱畢，又敬上雙杯美酒，伶人作起樂來，熱鬧一番撤宴。旭霞到廳上去謝了冰人，復揖過卿雲，然後坐席。宴飲更餘，陪卿雲。彥霄兩個到花園裡去宿了，轉身進來。

侍女春桃引入香閨中去，服事卸了公服，換卻紫衣縵巾，與素瓊一雙雙如賓如友，坐於花燭之下。白面紅顏，輝煌映耀。兩人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各自心中暗喜。春桃開口道：「衛老爺，可記得三年前在支硎山，與我家小姐作揖了麼？」旭霞道：「這是日日銘心的，怎肯忘卻？那日蒙老夫人見愛，得親近小姐尊顏。」

春桃道：「老夫人倒不許的，虧這了凡師父使我家小姐識荊老爺。我道人家男男女女祈禱佛會，那裡不邂逅的？偏是我家小姐與老爺會了一次，今日竟成姻眷，豈不是絕世無雙的佳事麼？」旭霞道：「想來原是天緣制定的，不然，何以一見之後，心上就日日想念，再不肯忘情？又得太白星托夢，尋仙授此丹藥，目今將來救好病體。」春桃道：「正是呢。」

正說話間，只聽得譙樓上鼓已三通。春桃乃對旭霞道：「不該是小婢催迫老爺、小姐，更鼓三敲，是夜分時候了，請去睡罷，不要錯過了吉日良時。」旭霞此時心中正欲如此，聽了春桃這句話，倒像是他發放一般的，滿面笑容對春桃道：「我不曉得你原來是一個妙人，說出這樣方便話來。」

素瓊聽了旭霞稱贊春桃之言，不知不覺的失聲一笑。旭霞此時，見得素瓊解頤巧笑，喜色盈腮，連忙跪下去，把住了他下半截道：「求小姐上牀去睡罷。有甚積衷，另日各自傾倒可也。」素瓊害羞，乃將衣袖掩了杏臉，只是不做聲。又是春桃見得如此，乃道：「衛老爺要小姐去睡，放尊重些。若是這樣屈體，不但是失了老爺的威儀，更恐今晚做出了樣子，後來那裡跪得這許多？」

旭霞道：「春桃姐，聞得你是知書識字的，這個意見也不曉得？」春桃道：「小婢那裡識字？不曉得老爺是什麼意思。」旭霞

道：「這叫做男下於女的大禮。」春桃道：「老爺既是曉得這禮的，何不起來向我家小姐深深作個揖兒，包你就依。」旭霞聽了春桃，果然立起身來，叫一聲：「小姐，謹依尊侍女之命，真個奉揖了。」

說罷，整整衣冠，恭恭敬敬的作個揖下去。素瓊此時，忍不住櫻桃絳口又失聲一笑，也還了一個禮，又且彎了柳腰去扶旭霞。旭霞見纖玉手扶他，那時喜得魂不附體，捋衣袖去勾了素瓊的粉頸，雙雙步上牙牀，掛起銷金繡帳兒，卸下衣裳，忙入鴛衾裡去。此時兩人貼肌貼肉，交頸歡娛，何得還有閒功夫去說長話短？正是：

歡娛一刻千金價，只恐司晨雞亂啼。

到得明日起來，旭霞先自梳洗過，出去支值。卿雲，彥霄兩個下船回去了。復進房去，換了幾件簇簇新的佳麗衣服，打扮得飄飄拽拽，坐於妝台之側。一面將這把畫扇故意捻在手中揩磨，一面細看素瓊梳妝。春桃走來拭頭服侍，立於素瓊背後，見了乃道：「老爺什麼扇子，如此珍玩他？」旭霞道：「不瞞春桃姐說，觀他外材便是平常，若揭開看時，竟是一件至寶。我已得之三年矣，再使人摩弄不厭的。」春桃道：「莫非老爺在仙家得來的活寶？」旭霞道：「也不是仙家活寶，是人世間第一件活寶也。」

此時素瓊聽了，心中驚駭，暗想一回，忍不住開口交談了，低低的道：「可與我一看？」旭霞雙手敬與素瓊。素瓊接在手中揭開看時，忽然驚訝對春桃道：「這也奇怪得緊！那把畫扇，是我家三年前所失之物，曾與你在尼庵裡疑想了許多，豈知竟在他處！若依目下論來，這起課者，原有八九分應驗的。」春桃也來仔細一看，只做不曾見的模樣，道：「小姐向日是畫什麼在上的？莫非不是？」素瓊道：「自己的筆跡，難道不認得？」

春桃又來假意看看，乃道：「小姐這日畫了瞞我，我道為著恁般緣故。欲要吹毛求疵，恐犯小姐之怒，遂不敢問及。卻原來是預先畫就老爺。小姐的一幅行樂圖，故爾此時失了，小姐廢寢忘餐的思想。」旭霞乃接口道：「我有何德，往蒙見愛若此，費這樣芳心！」說罷，素瓊不免細細查問旭霞在何處得的來歷，旭霞亦自推求其畫扇、失扇情由。只見外面進來，請出去見禮祭祖。恰好此時素瓊的雲鬢已梳就了，遂各自換了公服，出去行過大禮。

進房來，復易了褻服。旭霞把這自始至終事跡，述與素瓊聽過，不免驚異一番。素瓊亦將愛慕才子這些暗衷愁腸，也自細細傾倒與旭霞聽了，亦自贊歎感激一番。素瓊乃去取出這詩箋來付與，旭霞接在手裡，對著他道：「小姐，不要輕視了這句俚言來，竟是一片御溝紅葉。更於那個了凡家姐，亦不要得魚忘筌了他！與小姐乍會，此夜若沒有了凡灌醉小姐，在他臥榻上邊，我與小姐兩個，何由得預上陽台，雲雨這一番？」

素瓊道：「這是那裡說起？是夜老夫人問及你，了凡說道：『恐怕男女混雜，一來不便，二來懼奶奶見責，回他去了。』母親此時就憐惜過你一番的。況且我天性又不飲酒的，家母道是在外食則同食，寢則同寢，時刻不離防閑拘管的，那裡被他灌醉？那裡臥在他榻上？且如此我是何等樣人了？這也真個可笑得緊！出家人這等造孽，所以叫他死去游地獄耳。」

旭霞聽了素瓊這番正言厲色，覺得驚駭了半晌。想著了三年前托夢後的想頭，會意了，即左支右吾了素瓊幾句。恰好老夫人進房來，大家坐定，也自敘過了些始末，出去了。以後那夫妻二人，琴調瑟協，如漆如膠的度日。

不道光陰易過，倏忽是旭霞憑限到任之期。接官的衙役到來，發了打掃牌告示去，遂留下兩個門子皂快隨身。擇了長行吉日，與老夫人計議定了，將家私細軟什物發扛下船，僉了宅子門首張掛的告示封條，遂把房屋傢伙交付與兩個老僕看管，遂回了老夫人一家眷屬，登舟發棹。

到了蘇州地面，泊船葑門外靈官廟前，打轎上岸，到母舅家去拜謝大恩。杜家不免開筵會親。過了宿，明日旭霞與素瓊商量道：「我與你兩人得諧伉儷，雖是由令表兄之力，論起那個了凡家姐，就是有這番得罪於小姐處，原其情，此夜不過為雲仙作撮合耳，諒亦本無大罪。我們發始之初，虧他師兄弟兩個引進的。為人在世，豈可因好事成了，遂忘情於起頭之人？今日到令表兄處去了，我道畢竟還該到庵去一遭，心上才得安穩。」素瓊道：「我也不記他過了，但你姊妹間，論起理來，也該酬謝他一番。」旭霞道：「小姐之言，不但是寬洪度量，抑且出言明達。既如此，到彥霄家去了，另喚一隻小船去罷。」

說畢，別了杜家一門至戚，遂到吉家去，亦宿過一夜。明日起來，叫鷓兒喚下一隻遊山華舫，帶著傘夫皂隸，一齊下船。不上半日，到了支硎山下，打轎上岸，依回曲折的過嶺而去。至山門前，有人進去報告。雲仙曉得了，出來迎接進去，歡歡喜喜的相見過。了凡在關內，也自問訊了。大家敘過闊情。旭霞與了凡仍舊姊妹相稱。了凡不免問起成親之事，稱暢一番，遂叫雲仙收拾點心留了。臨別時，旭霞感兩尼昔日之恩，喚門子拿扶手來，取出紋銀二十兩，付與了凡，助他修行薪水之資，然後別過，出山下船。因晚了，在店橋過了一宿。

明日行至葑門，過到坐船裡去，大吹大擂的解維發棹而行，望嘉興府到任去了。正是：

人間莫大是姻緣，共枕同衾豈偶然。

縱使兩情河海隔，一朝撮合永團圓。

不知他為司李之職作何狀貌出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春桃姐極似今日門客。然今日門客有其醜態，無其慧心。人生得意事，盡在此回。